



琴台客聚

似有偏袒

中國在元朝時，蒙古人殺死漢人（原金國臣民）或南人（原南宋臣民），可以罰錢了事；反過來漢人南人殺了蒙古人就必須填命。這顯然是「歧視」（Discriminate against）漢人南人而「偏袒」（Discriminate in favour of）蒙古人。現時香港社會在防治（預防和治療）精神病這事上，則似有「偏袒」疑似吸毒者之嫌。

先回顧一下精神病學界慣常改病名的陋習。今時市井坊間熟能詳的是「思覺失調」（Early Psychosis），筆者年輕時就聽過，當年叫「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以英語為母語的人未必知希臘文字根的意義。「Psycho」與心理、精神有關，「Sis」在此是一種狀態；「Schizo」是分裂，「Phrenia」是精神。中文則構詞辦法靈活、傳意效果高超，翻譯這些術語經常能夠信、雅、達；讀者不必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一望而知「精神分裂」嚇人得太多了。香港醫學界改用「思覺失調」，或許減少了所謂「歧視」，並且讓某些「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集團（Faction）在面子上和心目中感覺良好些，可是對於防治精神病的作用又有多大？

香港社會「精神病」嚴重了，與吸毒又有何關係？有的！眾所周知，思覺失調也好、精神分裂也好，除了先天遺傳因素之外，跟後天創傷和「濫用藥物」都可以有關連。現時未見醫學界和社會科學界提供相關的統計數據，告訴

大眾精神病患者有多大的比例是有過「濫用藥物」的前科。可能這個話題太過敏感，既怕「標籤」，又怕「歧視」，誰會有興趣去探究實情？

先前發生一宗巡警向拒捕疑犯開槍事件，立馬有屬於某「利益集團」的人跳出來狂罵警員過用武力，疑犯被證實藏毒，並企圖開車撞擊警察，快車可以輾死人，已有謀殺罪之嫌。十年政治動亂過後，香港仍有一些人在無差別地仇警、恨特區政府和反社會，值得我們加倍關注。「襲警」與「偏袒」精神病患者無關，卻似有「偏袒」藏毒吸毒疑犯。

筆者只敢說有「可觀數量」（Significant amount）的精神病患者有「濫用藥物」前科。要在源頭治理，減低「吸毒」引發「思覺失調」的發生率，我們的社會還可以再嚴厲些。許多年前社會上曾有建議，要對某些疑似吸毒的年輕人「強制驗毒」，結果對方的政治能量似乎強得多，於是計劃就被撲滅於萌芽階段。然後，迎來長達十年的政治動亂（在此只說明事件發生的時序，不涉因果關係）。其間有不少「疑似」吸毒者，「疑似」精神病患者在暴動現場出現，若果要安排精神科醫生給個別疑犯診斷一下，恐怕難度極大。

政治集團利用和剝削精神病患者的著名例子，首推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Thunberg）。她患有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卻被別有用心成年人吹捧成為可以改變世界的偉大意見領袖！這女孩的人生諒來已被徹底摧毀，同類事件不可不防呀！



人生感閱處

球場味道

去公主道的機會並不多，記得那是一條車流洶湧，車比人更容易受優待的路。公主道上的幾間學校，校門外生長着茂盛的鳳凰木，每每經過，我對朋友說，這地方雖喧嚷，但這幾間學校卻添了幾分書卷氣的味道。家住附近屋邨的朋友顯然比我更了解，哈哈大笑：「學校沒啥味道，倒是它們的球場，才是好味道呢！」

球場不是食肆，竟也有好味道？更何況朋友所言之球場，被學校養在深閨之中，使勁嗅，也只有令人生厭的汽油味。朋友的笑意味深長：「學校的球場，是校長們的心頭寶貝，要賣錢呢。」也難怪，這個位置距離旺角與何文田都近在咫尺，若在教學之餘，敞開出租給團體或是社區居民，單是租金應該就盆滿鉢滿。「教育有人的地方，不至於那麼庸俗吧。學校至少可以給附近社區一些方便，這與人為善所帶來的社會效應，又豈止是租金可以買到的？」說這話時，我想到自己服務的漢華中學，經常把各類場地，甚至大禮堂借給慈善團體使用，從不收費，很多市民因為這份「暖心」的口碑樂意把孩子送來讀書。

也真巧，去年秋天，我無意中到訪了那好味道的球場，舉止嬌柔的男校長聲細細地介紹着自己的寶貝，不外乎就是禮堂、球

場。在場的外部嘉賓很期待聽學校介紹學生發展特色和辦學實力，卻不想，那校長猶如金山寺的千年老僧，手舞足蹈賣力地「化緣」：球場啊，要加大投入翻修……我忽然想起了朋友的話，下意識地嗅了嗅，不知怎地，一股銅臭的味道混雜着公主道飄入牆內的濃塵與尾氣，教我隱隱作嘔。

前幾天，和某慈善基金會的朋友晚餐，席間竟然也聊起這個「球場好味道」。她知我在學校做事，便問「學校的球場要如何使用、修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好？」我給她講了漢華中學的做法。「這才對嘛，一間學校，只有『德』字為先，而不是『利』字當頭，對市民和社會有服務精神，才能讓人放心地把善心和資源投入給它。」朋友說，她那個舉止嬌柔的校長也見過一次，在一個朋友的「朋友飯局」上，「第一次見面，話還沒說幾句，那人就遞來一份球場改造計劃，攤開大平板就要幾百萬……那神情，自以為是到讓人以為他是債主呢！」我哈哈大笑地講了「味道」往事，朋友恨恨地補了一句：「什麼味道，就是狼狽！」

都說有什麼樣的家長，就有什麼樣的孩子；對於一間學校而言，有什麼樣的校長，就有什麼樣的校風。倘若一個校長，整日裏唯利是圖、金錢至上，那對於學生價值觀的形成該是怎樣的影響？如此「球場味道」，真不敢細想。



心窗常開

旅行美好 感官體驗

旅行確是美好。朋友剛去完馬尼拉，與我分享旅行體驗。朋友們買了貼冰箱的磁鐵、鑰匙圈等紀念品，拍了多張觀光旅遊照，風景亮麗；又分享了這趟旅行之三得印象：最食得、玩得、睇得之不同處所，令我的感官活躍起來，心也飛去旅行了。

旅遊時我的感官特別活躍，我除了用眼看，更會用雙耳聆聽、鼻息吸吐、味蕾試探與觸覺感受來探索、體驗；我對於身邊美好的人物、建築、景致、在地文化等都會更加敏銳。記得青島之行，我不只是記得青島的輪廓，我也會閉上眼用心傾聽，讓腦海中浮現各種見過之景色，我會深深感受旅途中所捕捉的種種印象，「哇！真是百聞不如一見」，把回憶烙印腦海中！

除了用眼、耳，用嘴巴舌頭也有趣。印象特別深刻的一次，是在青島出書，出版社諸君帶明珠和我，品嚐青島啤酒及當地傳統美食，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透過舌頭品嚐，我用味蕾來旅行，認識青島；吃遍這座城市的道地美食，感受不同地域、種族、歷史等各種因素淬煉出來的青島飲食文化。譬如青島啤酒及海鮮小吃，能讓人對青島印象深刻，我感到青島美食真是太好吃了！

食物的氣味，絕對是嗅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很多自然景物，也可用鼻子聞，透過嗅覺去感受。記得我嘗試過閉眼用心聞一聞，中山溫泉的硫磺味、沖繩夏季海風的鹽味、英倫玫瑰和薰衣草花海的香味，皆異常吸引；在生活日常每每想起這些氣味，彷彿讓我重返舊地，再度置身旅行場景。而皮膚觸摸，手、腳對大地的觸覺體驗也極難忘：到新西蘭農場必摸綿羊、到泰國必摸大象，曾到過菲律賓宿霧薄荷島赤腳踏浪，踩在軟綿綿的泥沙裏拾貝殼堆沙，踩在無止境的細沙上那自在快活的感覺，真太難忘！我們逛東三省，還試過在黑龍江的小吃店享頓美好的餃子時光，到當地特色的博物館和美術館感受美學等，體驗更深層次的文化！

旅行的精彩，就是感官滋長新經驗；不同的旅行帶來新知識，有新奇感及驚訝感，我們可透過旅行遊歷來看生活看世界，觀察文化、回味藝術、確認人類和土地的關係，藉此獲得連串新的感動；旅行采風可探索並收獲新的經驗，帶來一個和出發時不一樣的自己，更會帶來對他人更深的同情與理解，深具正向意義，確是其他活動難以比擬啊！



品嘗啤酒。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歌唱人生

最近出席了幾個私人的演唱會，都是中年朋友玩票性質。除了欣賞他們的歌藝美聲外，最佩服是他們的記憶力。難怪多年前著名歌星徐小鳳公開表示：「記歌詞可練習記憶力，防止腦退化。」

舊同事楊偉添自退休後，每年都在大會堂舉辦個人藝美聲聲樂演唱會，演唱世界名曲。今年他再搞新突破，除了選的都是新歌，還唱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粵語和普通話多首名曲！記歌詞已是一大考驗，還要不停地轉不同的「國際頻度」，同時要兼顧音、音準、節奏、拍子……問如何做到？他回答：「重複又重複做不同的聆聽、練習，再與伴奏磨合。」這就是他努力和幾十年功力的表現成果。誠如他所說，唱歌有益身心，強壯心肺功能，讓腦子活動。

我另一群熱愛唱歌的中年同學，在學習唱歌之餘，不時租來市政府活動場地辦小型演唱會，自己人玩樂一番。我

問同樣一個問題：「如何能熟記這麼多歌詞？」有同學回答：「請留意我都是唱舊歌，年輕時熟習的歌較容易牢記！」大家都知道年紀愈大，記憶力愈弱，要下的功夫就愈多了，所以胡楓開演唱會，實在令人佩服萬分。

初學唱歌的朋友告訴我，站到台上腦袋便一片空白，自然失水準。有經驗者都說這可以練習得來，亦可以克服過來。我一位朋友是業餘歌星，她說：「我從來不怯場，從小至大人要我即席唱歌，我就渾身表演慾，盡情發揮自己。」這實在是天生表演材料。

有一次在卡拉OK，一位頻頻走音脫嘴的朋友在唱歌之時，忽然有感而發：「歌星賺錢這麼豐厚，他們是值得的，唱歌真的不容易！」全場笑倒。

真的，在演唱會聽歌星一首接一首地唱，又跳又與台下交流，施展渾身解數，幾個小時，仍保持高度水準，音準拍子準，可見背後下了不少功夫，以致首首耶耶上口，舞蹈步步沒錯，這就是努力了！



黃麗玲

父親的「紅十字」出診箱

父親的「紅十字」出診箱蓋子裏面有兩個袋子，一個袋子插着體溫計，另一個袋子插着一個小本子和一支筆，本子裏面記着人名、時間、用的什麼藥、打的什麼針；內置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放有各種小瓶裝口服片劑，消毒棉、碘伏，還有一個小格子放置零錢；下層是幾種常用針劑、針盒、聽診器等。

父親深更半夜背着「紅十字」出診箱，拿着手電筒，走出家門的背影，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扎根在我的生命裏，往事如滔滔江河之水，在我的記憶裏川流不息。

父親今年89歲，2歲時從緬甸回國，從1962年開始當湖坑鎮吳杏村的鄉村醫生。鄉村醫生是個非常辛苦的职业，遇到病人多時，一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隨叫隨到，深更半夜出診，是家常便飯，這種經歷每年有幾十次。

在蛙鳴聲中，頭頂星光，打着手電，行走在鄉間的小道上，是鄉村醫生一道獨特風景。一個深夜，父親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敲醒，得知高齡孕婦黃某花大出血。父親趕到時，看到黃某花臉色蒼白，身體發抖，血流不止，情況危急，父親馬上投入緊張的救治，一直忙到晨曦微露，孕婦的情況才好轉，家屬萬分感謝，塞給他紅包，表達謝意，被他婉言謝絕。鄉村醫生這個職業收入不高，農村醫療條件薄弱，總要有人支撐起醫療衛生那塊「遙遠的地平線」。父親總是說，自己有一身醫術，應該充分發揮餘熱、服務社會，父親得到了當地群眾高度好評。村民妙輝說：「如果沒有寬仁先，村民的許多病會被耽誤。他不顧年事已高的村民的健康不辭勞苦，我們都很感激他。」

父親每天堅持鍛煉身體，騎車、跳舞、打太極拳……他給病人打靜脈，劃亮一根火柴的時間，就能「一針見血」地穿刺成功，順利給患者輸入藥液。父親在大辦農村合作醫療運動之際，被選派到永定縣醫院培訓學習一年。從那時起，無論白天黑夜，背起出診箱，拿起聽診器，做了一名村民信任的赤腳醫生。「赤腳醫生」是當時農村社員對「半農半醫」的鄉村醫生的親切稱呼，帶着濃濃的鄉土氣息。當時「赤腳醫生」，隨叫隨到，外內兒婦中醫等知識，樣樣精通，真可稱為「全科醫生」。

多少個夜裏，當父親頭枕枕頭剛陷入夢鄉，外面就響起了「咚咚咚」的敲門聲，然後是一聲又一聲的呼喚：「大漢先，寬仁先，我家孩子發高燒，起來看個病！」父親趕緊穿衣起床開門，一邊詢問患者病情，一邊根據家屬描述準備相應的藥品、器械。收拾停當，打起松明火把，或者是手提煤油燈，後來，擁着手電筒，跟隨着家屬的腳步，跌跌撞撞，行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近則三五里，如山下、吳屋、樓下；遠則二三十里，如文峰、大壩、田螺堂、大嶺下等山村給村民看病。到了病人家裏，早已熱汗淋漓，來不及喝口熱茶，便開始量體溫、聽診、把脈、配藥、打針……一折騰，就一兩個小時。要是碰上生孩子難產的，更不得了，一守就是大半夜甚至幾天幾夜。

病情嚴重，要緊急轉往鎮鄉或縣級醫院，父親還得幫助聯繫用擔架，後來公路通了，要幫忙聯繫車輛（那時只有手扶拖拉機）。家屬手頭拮据的，還得幫着籌集費用。方圓百里，男男女女，靠着這個小小的藥箱，靠着父親的精湛醫術，靠着父親的中草藥，戰勝了病痛，贏回了健康。村民們一提到父親，無不伸出大拇指稱讚。

「多虧黃醫生及時搶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日前，永定縣福坑鎮吳屋村的吳某昌一臉感激地說。去年12月的一天，父親正在吃飯，村民吳某昌神色慌張地衝進來，說他兒子出事了，求醫生馬上去一趟。父親立刻放下碗筷，背着出診箱出發。吳家屋內，一片哭聲，吳某昌5歲的獨生子躺在地上，不省人事。黃醫生問明情況後，把大號針筒注入小孩的咽喉，抽出裏面的痰液，呼吸道疏通後，小孩甦醒了過來。吳某昌一家千恩萬謝，包了紅包給父親，被他婉言謝絕。對貧困戶，減免醫療費。父親還經常深入學校了解資助對象的學習情況，打聽有什麼困難需要幫助。此外，父親還捐助了幾名貧困戶、五保戶。從2003年開始，他每個月準時給高頭高北村的貧困戶江某洋郵寄100元，逢年過節去湖坑鎮十家村探望慰問五保老人江某才，給他送去大米、食用油等。父親的熱心腸還體現在他的「好管閒事」上，看到路上有拋灑的石頭，會會檢掉，看到路面有破舊的、破玻璃，會會拿掃把掃掉，「不然會給行人車輛造成威脅」。他總是這樣關心公共衛生，在自家的後院，種上花草樹木，保護環境優美。

如今醫療條件好了，交通方便，父親的出診箱也就偶爾背出去給附近幾個行動不便的老人家看看，給他們檢查和治療。我們家人知道，對這些老人，父親基本全是義務給他們診治，醫藥費經常也給墊付。村民的信任，讓父親百感交集：「真希望村民們都健健康康！」

父親把「紅十字」出診箱，立於客廳的一角，雖然顏色變得暗淡，革面斑斑駁駁，背帶磨得光滑，但那個紅「十」字，依然閃耀着光芒。



網人網事

虛擬網紅和網紅虛擬

千禧年的時候，由Maxis開發、美國藝電發行的《The Sims》（模擬人生）電腦遊戲橫空出世。看着一城鎮自己親手「捏」出的人兒每天吃喝拉撒、漫無目的地平凡生活，人類第一次感受到了上帝視角。之後數年，《The Sims》更迭了4代，每次技術的突破都讓人類這個「上帝」做得更爽，完全無法自拔。截至2019年，《The Sims》系列的銷售額已超過50億美元，同時打破多項健力士紀錄，包括「最暢銷電腦遊戲系列」（Best Selling PC Game Series）。人類真的很愛做上帝。

但小狸仍記得近20年前，當在《The Sims 2》裏看到那些虛擬小人兒竟然產生了「回憶」時的震驚、興奮，也伴着一閃而過的念頭：「這麼聰明了嗎？會有一天脫離嗎？」事實證明，僅僅20年後，小狸當初那一閃而過的念頭正變得愈來愈真實。尤其是隨着OpenAI的降臨，熱衷做上帝的人類，正在不知不覺間，身份逆轉，變成楚門的楚門。

就如最近最近兩件事。

在卷王之王的小X書上，一眾美女博主最近都有點焦慮，因為她們發現不管自己怎麼節食、健身、整容、美妝、穿搭，都美不過一波正在襲來的新博主。這些新人身材、臉蛋接近完美，穿搭時髦風格多變，不僅年輕而且還勤快，日更不在話下。但美女博主們不知道的是，她們敗給的並不是真人，而是AI生成的美女——是的，今天的AI製圖，已經達到了「以假亂真」的水平，如果發布人自己不主動說明，那蒙蔽住大量觀眾並不是什麼難事。在小紅書上，這些AI博主憑着高顏值正快速吸粉，有賬號甚至一天就增加了2萬個追

隨者。虛擬網紅正成氣候。

與虛擬網紅形式相反，第二件事是最近有個真人網紅因為「忙不過來」而一拍腦門想了個「虛擬替身」的主意，沒想到此舉竟成了她的財富密碼。該位網紅是來自美國的Caryn，23歲的她甜美性感，在某社交媒體上坐擁180萬粉絲。Caryn每日都會收到大量留言和私信，當中不乏想「進一步接觸」的鋼鐵宅男。Caryn起先只是苦於無力回覆，今年初時，藉着ChatGPT之風，她忽然領悟到這是個巨大「商機」。不久之後，正是倚靠ChatGPT開發公司OpenAI提供的技術支持，Caryn推出了自己的「AI分身」：CarynAI。CarynAI用了ChatGPT最新的升級版碼庫GPT-4，能力更強大。CarynAI利用Caryn之前發布的油管視頻，很快「自學成才」，可以高度還原Caryn的外貌和個性，加上一模一樣的本人聲音，讓人在和「它」對話時無限接近和「她」對話的感覺。

Caryn練就了CarynAI之後，便推出了讓AI版本的自己和粉絲「談戀愛」的「虛擬女友」業務，並且收費——1分鐘1美元。目前生意相當不錯，僅在內測階段就有了1,000名付費用戶，不到一周就收入71,610美元（約56萬港元）。而這一切，全部由CarynAI完成，不需要Caryn本人參與半分。

年輕的Caryn在接受採訪時小盤算打得飛快，她說如果她的180萬粉絲中能有2萬人付費使用CarynAI，她的月收入——而且是「睡後」收入（被動收入）——就能達到500萬美元（約3,915萬港元），「睡後」年收入將達6,000萬美元（約4.7億港元）。這不禁讓小狸想起那句話：AI不會淘汰你，但率先掌握AI的人會。



信而有征

回望周星馳

周星馳有部《功夫》頗受矚目。我以前一直不以為然，覺得這部電影做作，行為誇張。直到上一周，我們在討論《功夫》當中的一段配樂，是馬龍龍、顧冠仁在1959年所作的一首民樂《東海漁歌》。配合着這種田園氣息極為濃郁的音樂，故事描述了一群隱居一隅的武林高手。他們都偽裝成一般人，有的變身裁縫，有的是包租公包租婆，還有幹苦力的。為了表達這些人和眾不同的生活氛圍，電影配着這首音樂設計出一些場景和情節。比如，其中一個場景是包租公在裁縫舖調戲裁衣服的是鮑牙妹。但見一個滿口鮑牙的醜女一聲嬌嗔：「討厭！」便飛也似地奔到屋外去了。原來是包租公作勢要調戲她，其實僅僅是開玩笑。及至鮑牙妹逃出屋外，她也不就此停止，繼續誇張地擺動雙臂，邊像動物作似地跑動，邊回頭望上一眼。

這組鏡頭或者類似誇張的表演在周星馳的電影當中時常出現，被認為是周氏幽默的一種特有表達。它的主要特徵就是人物以人為的方式放慢動作，將一個正常的行為無限延長。實際上，假如我們將非常刻意醜化的

鮑牙妹換成一位美人，將這種人為刻意放緩加誇張的動作換上真正的慢鏡頭，你會發現，這畫面一下子就轉變了風格，成了真正唯美的浪漫主義。就好像當我們需要表達情感的時候，最好的方法是利用慢動作來延續一種情緒，以達到一種濺情的人本主義視覺效果。

周星馳的電影不是浪漫主義的。他用滑稽的人為慢動作替代了技術自然形成的均勻的慢，用扮醜的女性替代瓊瑤式美人的形象，去幽默調侃上世紀愛情電影當中常常出現的一種廉價的浪漫。但不是出於惡意，更像是某種羞怯被不知從何來的自然情感激發出來的，為了掩飾自己面對真實感情的尷尬，此人（周星馳）就不由自主地用了一種誇張的嘲笑或者大聲說話去緩解自己的不自然。這是理性主義對情感不適應的一種應答。

因此，周星馳的喜劇電影成了理性主義自我克制的文化反映。儘管有很多人在最初接觸到這種表現方式時有些摸不着頭腦，但不可否認，周星馳的「無厘頭」表演在當時頗受歡迎。人們雖然不知道這種表演源自於何，卻都接受了。而「無厘頭」這個名字，既表現得異於常態，又顯得毫無頭緒。事實上，如果我們細細考究，並開始將視角對應到情感的自然而然流露這個話題，就會發現周氏的表演設計天然帶有某種神經官能症，它的核心意義就在於迴避自然情感。尤其當情感沉澱時，就像瓊瑤劇，那就更是犯了天條。就這一點來說，周氏幽默頗像我們一般人，總是生怕真情流露。於是，與其回應一種愛、一段感情，不如說幾句搞笑的話詼飾掉這種情感。

所以，周星馳的幽默回應了現代人的某種潛在的理性習慣，他利用一種超現實手法，以分解和停頓行為的方式停頓時間。在一個理性主義倡導很久的都市，在浪漫主義被當作反叛流行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周星馳帶着他的醜態重新歸來。人們終於覺得自己擺脫了恣意妄為的，甚至有些矯飾的、關於情感的表達，一下子在周星馳的電影當中找到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對於情感的回應，但或許當時大多數人並沒有意識到這點。直到時間過去了，我們再重新回望周星馳，才終於覺得確實如此。